

近人书话系列

主编 钱谷融

叶德辉书话

李庆西 标校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主编 钱谷融

近人书话系列

叶德辉书话

李庆西 标校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丛书策划 绿林书房 ■
责任编辑 蒋 恒 ■
责任校对 绿 林 ■
装帧设计 池长尧 ■

叶德辉书话

李庆西 标校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排 版 杭州天天电脑信
息处理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大学印刷厂
装 订 长风纸制品厂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75
插 页 2
字 数 246 千
印 数 1—6000

版 次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8 年 7 月第 1 次

ISBN 7-213-01544-3/G·394

定 价 17.50 元

总序

钱谷融

称之为“书话”的一类文字，现在写的、读的和谈的人渐渐多起来了。但是，如果要考究这种文体究竟起于何时，创于何人，或初见于何书，倒又没有一定之说。包括“书话”的名目，其始用和沿袭的源流，似乎同样的不甚明白。恐怕它与其他各种文体一样，是经过不短的历史而逐步形成的吧。

中国自古就有为书籍（藏书）写题跋的传统。题跋的形式一般都比较简短，内容则相应广泛，诸如版本、装帧以及购藏经过，读后的印象、心得之类，都有所涉及。甚至也有借题发挥地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社会风习发些议论的。可谓不拘一格，最为灵活自由。大凡爱书的人每得一种新书，在诵读赏玩之余，总不免要随手写上一些有关该书的话题。这种文字可能也就是后世所谓书话的发端。但较之于传统的题跋，现在的书话在写法上大多更侧重于对书的内容、义理的品评、阐发，这也是势所必然，因为传统题跋中的某些重要话题，如版本等，对于晚近新刊书籍来说，几乎已经无话可说了。这从一个方面也可以说明，“书话”的文体和内容有其因时代不同而变化的特点。不过，作者的手眼和品性的高低，在书话中却是一目了然的。

书话看似学术中的小品，其实也是很难写好的。它首先要求作者有丰富的读书经验。读书不多，就无以鉴别书的品质优

劣。勉强议论，往往无的放矢，不得要领，而这又与作者的学识有关。书话贵在体现作者独到的品书心得，不仅提供有关书的知识，而且也需研求学问，抒发一己之见。即使是对事实、材料的陈述，也能见出作者辨析、取舍的独出心裁。所以，书话中的高手，往往也就是学问上的大家。博约精审，同样可以作为书话作者的基本要求。此外，书话的行文虽无一定之规，但严格说来，也有相当的约束。立言有据，言简意赅，阐明书品，指示路径，这应该是书话的文体精神。空发议论，枝蔓无度，则是书话的大忌。书话自然也得有情趣，能使人从字里行间品味作者的性情，体会到读书的愉快。但这往往是由一词一句引人会心一笑，如果一味铺陈，专事抒情，即使文字颇为耐读，却也大失书话的旨趣了。

近代学者中，可称以“书话”名家者，有叶德辉、傅增湘、周作人等人，但更多的则是在专门著述之余，以题跋、序文、札记、叙事等形式，留下了极为可观的书话作品。如这里收录的王国维、梁启超、刘师培、林琴南、刘半农、蔡元培、顾颉刚诸人，都是其中彰明较著者。在作者本身，或许对此并不经意，但对现今的读者来说，仍不乏裨益。从中既可领略近人的学术境界、品书趣味，也能看出书话这种文体在近代的流变。

我平时虽然也很喜欢读题跋、书话一类的文字，却并不是此道中人。现在浙江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这套《近人书话系列》，又有主编之命，且囑为序，自感庸陋，深以任非其人为惭，但盛情难却，不得不敬献绵薄稍尽襄助之责，故略陈鄙见，以就教于广大读者。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日

2 【近人书话】

叙略

本书裒辑近人叶德辉书话文字三种：《藏书十约》、《书林清话》和《书林余话》。其中《藏书十约》一种，可谓藏书家经验之谈，从“购置”、“鉴别”、“装潢”、“陈列”等十个方面介绍了古书收藏的基本条规。《书林清话》乃叶氏主要著述之一，影响也最大；《书林余话》为前者续篇。此二种采摭广博，凡涉镂板、印刷、装帧、传录、收藏、题跋、校讎等史案掌故，皆有考述，故为版本、目录学者所重视。由于书中采用笔记体裁，行文自在，叙述简明，过去亦为一般读者所喜爱。

著者叶德辉（1864—1927），字奂彬，一作焕彬，号直山，又号郇园，湖南湘潭人。其称祖籍江苏吴县，系宋代诗人叶梦得（石林）后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授吏部主事，两年后假归故里。此后居家从事经学、小学研究，兼及藏书、校书、刻书诸事。不过，叶氏虽负淹雅之名，其行端却多有悖谬之处，尝为时论所不容。作为一个守旧人物，一个以维护旧道统为己任的读书人，生逢变革之际，其遭遇难堪亦势所必然。面对当日湘中新政蒸蒸日上之局面，此公痛心疾首，吁天呼地，大发横议。时梁启超主讲长沙时务学堂，宣传维新变法，叶氏撰《长兴学记驳义》一文，放言以斥。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又撰《觉迷要录》，欲作“康梁逆案之定讞”。他跟新党之间的冲撞，一再升级，几乎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辛亥革命后，竟借革命党人黄兴归省之际，煽动舆论，聚众闹事。于

是，差点让革命党给惩处，幸赖章太炎等人营救得免。此后，仍不改其旧，到了一九一五年，又呼应“筹安会”而鼓吹帝制。凡此种种，皆可谓之神智昏昏，意气灼灼。叶氏最终殁于非命，一九二七年旧历三月间，遭乡人群殴而毙。关于此中原委，各种说法互有出入，一云农民运动大势所致，一云其欺凌乡邻而激起民愤。事情究竟未详，而叶氏之死，俨然是“土豪劣绅”的下场。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近代藏书家里边，叶德辉毕竟是比较重要的一家。旧时藏书家必通版本、目录、校讎之学，而叶氏于此尤精。这一点，在他的著作中就能看出。据学者杨树达述称：光绪中，长沙耆儒王先谦（葵园）刻《世说新语》，其时叶氏方初出茅庐，拿到赠本，竟一眼挑出毛病，以致老先生不得不毁板重镌。此系传闻，也许未足可信。但叶氏中岁后，可谓“名溢于缥囊，卷盈乎绡帙”，其学博综百家，而述作不辍，且著好事之名。而著述除上述三种外，尚有《三礼郑注改字考》、《说文解字故训》、《隋书经籍志考》、《汉律疏证》、《四库全书总目板本考》、《观古堂藏书目录》、《郎园读书志》、《郎园书画题跋记》、《北游文存》、《山居文录》等。尤喜辑刻古书，其家刻“观古堂书目丛刻”、“丽楼丛书”和“双梅景庵丛书”等，都几百卷。既有专诣，着实为海内校勘之家所推重。一九二〇年前后，张元济擘划影印《四部丛刊》，邀南北同道共襄其事，叶氏即在其中。一九三五年，叶氏后人汇其遗著，刻为《郎园全书》，杨树达氏援笔为序，谓：“吾师之盛业，殆于网罗四部，囊括九流，钻仰有年，弥嗟卓尔。”又谓：“盖先生之于经也，推本雅故，驰贯众家，追踪段、王，自标独得。晚岁笃精小学，史籀有疏，读若有考。……其于史也，淹通目录，识别版藏。凡雕刻源流，传本真贋，莫不骈列在胸，指数如画。”杨氏原出叶氏门下，这些言辞固有过誉之处，但大体

亦未失当。

不过，叶氏之著并非完美无瑕。《书林清话》和《书林余话》中自有一些可议之处，曾有学人著文驳正，如李洙《书林清话补正》就是一种（但《补正》亦有错讹）。中华书局影印原古籍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书林清话》的“出版者说明”中，也认为该书存在若干缺失。叶著考辨前人之说亦屡屡纠谬补苴，而自家未免也有疏漏之处。中国的古书实在太多太杂，也有着太多的名堂，恐怕什么样的玩家也玩不过来。过去，就连王士禛、阮元、陆心源、顾广圻这些大学者、大藏家都有看走眼的时候，可见版本、目录之学实非易道。

本书所收叶氏三种，以往未见标点单行本。中华书局影印的《书林清话》和《书林余话》二种，只有简单的句读，这对许多读者来说，仍不能解决阅读的障碍。本书的标点，算是一个尝试，容有疏谬之处，还请方家不吝指教。

关于本书标点、整理，有以下几点说明：

一、采用的底本。《藏书十约》、《书林清话》二种，取之一九三五年长沙观古堂所刻《郎园全书》。其中《书林清话》经与中华书局影印本（原本为原古籍出版社据一九二〇年观古堂刻本排印）对校，发现这个本子显然优于后者，如卷二“翻板有例禁始于宋人”一则，后者竟阙文一百四十余字。可惜《书林余话》不见于《全书》，一时也未能找到一九二八年的初印本，姑以中华书局影印本代之。

二、叶氏原文系繁体字，本书改作简体字排印。除外，只是改正了一些明显的错字。原书所引书名中的避讳字，如《玄真子》作《元真子》之类，已据实改回。至于一些常见的异写，如“抄本”又作“钞本”，“板本”又作“版本”，“装订”又作“装订”，“纪事”又作“记事”，“叙”又作“序”，等等，本书未作统一。书中个别专名之异写，如“澹生堂”又作“淡

生堂”，系转引诸家著录，自不必一律。书中文字上凡是拿不准的地方，一仍其旧。通假字一律不改。

三、叶氏徵引他书文字，有时非原文引录，或有缩略，或作扼述；亦或所引版本有别，照原著之通行本有所出入。本书标点时，这类引述仍标以引号，相与区别正文而已。

四、中国古书之书名，指称繁简颇有伸缩，叶氏往往按行文语境采用简称。为醒目起见，对书中所有简缩书名，亦标以书名号。

五、书中有几处容易引起疑惑的年号及其他问题，标校者略作注释。

六、著者的政治立场已如上述，文中的某些言词亦是其观念之流露。凡是这些地方，也一概不予更动，读者当有鉴识。

七、《书林清话》和《书林余话》中，引述清代目录书的地方比比皆是。其所引者，除《天禄琳琅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类官修书目外，大量属私家书目和藏书志、题跋之类。著者举到这些书名，多作简称，兹于阅读有所不便。今列一目录书名对照表，附于书后，以供查对。

八、本书标校蒙雪克先生费心审阅，标校者学力未及的一些疑难问题幸予指正。谨此深致谢忱。

李庆西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六日

目录

总序

叙略

藏书十约

藏书十约序	3
藏书十约	4
购置一	4
鉴别二	5
装潢三	6
陈列四	8
抄补五	9
传录六	9
校勘七	10
题跋八	11
收藏九	12
印记十	13

书林清话

书林清话叙	17
书林清话序（缪荃孙）	19

书林清话卷一	21
总论刻书之益	21
古今藏书家纪板本	24
书之称册	28
书之称卷	31
书之称本	32
书之称叶	34
书之称部	35
书之称函	36
书有刻板之始	37
刻板盛于五代	38
唐天祐刻书之伪	40
刀刻原于金石	41
板本之名称	42
版片之名称	43
刊刻之名义	44
书林清话卷二	47
书节钞本之始	47
巾箱本之始	48
书肆之缘起	49
刻书有圈点之始	50
刻书分宋元体字之始	50
翻板有例禁始于宋人	52
宋建安余氏刻书	57
南宋临安陈氏刻书之一	61
南宋临安陈氏刻书之二	69
宋陈起父子刻书之不同	70
书林清话卷三	73

宋司库州军郡府县书院刻书	73
宋州府县刻书	87
宋私宅家塾刻书	88
宋坊刻书之盛	95
书林清话卷四	99
金时平水刻书之盛	99
元监署各路儒学书院医院刻书	100
元私宅家塾刻书	106
元时书坊刻书之盛	111
元建安叶氏刻书	119
广勤堂刻《万宝诗山》	120
书林清话卷五	123
明时诸藩府刻书之盛	123
明人刻书之精品	127
明人私刻坊刻书	133
书林清话卷六	148
宋监本书许人自印并定价出售	148
南宋补修监本书	150
宋刻经注疏分合之别	150
宋蜀刻七史	151
宋监重刻医书	152
宋刻纂图互注经子	152
宋刻书之牌记	155
宋刻本一人手书	157
宋刻书著名之宝	158
宋刻书字句不尽同古本	159
宋刻书多讹舛	160
宋刻书行字之疏密	161

宋刻书纸墨之佳	163
宋造纸印书之人	164
宋印书用椒纸	165
宋人钞书印书之纸	165
宋元刻本历朝之贵贱	167
书林清话卷七	172
元刻书之胜于宋本	172
元刻书多用赵松雪体字	173
元刻书多名手写	174
元时官刻书由下陈请	175
元时刻书之工价	177
明时官刻书只准翻刻不准另刻	178
明时书帕本之谬	179
明人不知刻书	179
明南监罚款修板之谬	180
明人刻书改换名目之谬	181
明人刻书添改脱误	181
明许宗鲁刻书用《说文》体字	182
明刻书用古体字之陋	183
明时刻书工价之廉	183
明人刻书载写书生姓名	184
明人装钉书之式	185
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一	186
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二	187
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三	192
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四	192
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五	193
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六	194

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七	195
明毛晋刻《六十家词》以后继刻者	195
书林清话卷八	197
宋以来活字板	197
明锡山华氏活字板	201
明华坚之世家	204
明安国之世家	206
日本朝鲜活字板	207
颜色套印书始于明季,盛于清道咸以后	209
唐宋人类书刻本	210
绘图书籍不始于宋人	211
辑刻古书不始于王应麟	213
丛书之刻始于宋人	214
似丛书非丛书似总集非总集之书	215
宋元明官书许士子借读	216
宋元明印书用公牍纸背及各项旧纸	217
明以来刻本之希见	220
书林清话卷九	222
内府刊钦定诸书	222
四库发馆校书之贴式	231
武英殿聚珍板之遗漏	232
无锡秦刻《九经》之精善	233
纳兰成德刻《通志堂经解》之一	233
纳兰成德刻《通志堂经解》之二	234
纳兰成德刻《通志堂经解》之三	235
国朝刻书多名手写录,亦有自书者	236
国朝不仿宋刻经史之缺典	237

国朝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之优劣	237
经解单行本之不易得	240
洪亮吉论藏书有数等	240
乾嘉人刻丛书之优劣	241
刻乡先哲之书	242
古今刻书人地之变迁	243
吴门书坊之盛衰	244
都门书肆之今昔	246
书林清话卷十	252
《天禄琳琅》宋元刻本之伪	252
坊估宋元刻之作伪	253
宋元刻伪本始于前明	255
张廷济蜀铜书范不可据	256
日本宋刻书不可据	257
近人藏书侈宋刻之陋	258
宋元祐禁苏黄集板	258
宋朱子劾唐仲友刻书公案	259
明王刻《史记》之逸闻	261
朱竹垞刻书之逸闻	262
明以来之钞本	262
古人钞书用旧纸	270
钞书工价之廉	271
女子钞书	271
藏书家印记之语	274
藏书偏好宋元刻之癖	276
书林清话跋(叶启荃)	278

书林餘话

书林餘话序	281
书林餘话卷上	282
书林餘话卷下	302
书林餘话跋(叶启荃)	323
附:叶氏所引清代私家目录书目	324

◇
藏书十约

【近人书话】
